

“非洲问题非洲解决”的理念更迭 及其本土实践研究^{*}

关培凤 孙小涵

【内容提要】自非洲各国取得独立以来,和平与安全问题一直是各国发展的最大障碍,各国也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内部冲突解决的本土方案。在这样的背景下,“非洲问题非洲解决”概念应运而生。受泛非主义和非洲复兴思想影响,“非洲问题非洲解决”突出了非洲希望在解决内部冲突中发挥主导作用的强烈意愿,其内涵也在实践中不断明晰。尽管目前这一概念在实践层面依然面临诸多挑战,但随着相关案例的不断丰富,非洲大陆在解决内部冲突上已经表现出越来越鲜明的本土主张。

【关键词】非洲问题非洲解决;泛非主义;非洲复兴

【作者简介】关培凤,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印非关系、非洲边界问题;孙小涵,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非洲安全问题、法非关系及印非关系(武汉,430072)。

自非洲各国独立以来,内部治理挑战和外部干预影响一直困扰着各国发展。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中,不少非洲有识之士都认识到非洲发展问题的关键在于和平,而倡导和平的关键在于非洲国家要充分发挥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下构建我国对非洲安全合作升级版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9CGJ028)的阶段性成果。感谢《非洲研究》匿名审稿人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

主导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1994年,著名美籍加纳裔政治经济学家乔治·阿伊泰(George Ayittey)在论述索马里危机解决路径时创造性地提出了“非洲问题非洲解决”(African solutions to African problems)这一概念。^①自此,非洲有识之士开始深入思考本国与非洲大陆所面临的内外困局,开始深入挖掘研究“非洲问题非洲解决”的内在含义,以逐步走出真正的非洲独立自主道路。^②

目前,国外对于“非洲问题非洲解决”的研究体系主要可分为西方学者和非洲学者两类。西方学者侧重论述在非洲主导背景下西方国家如何参与非洲和平进程。如美国学者特里·M.梅斯(Terry M. Mays)认为,“非洲问题非洲解决”有希望成为非洲与西方达成双赢的和平方案,但是其中有三个核心问题有待解决:一是非洲国家是否有能力主导和平方案;二是西方国家是否愿意提供必要后勤和资金支持;三是非洲与西方如何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③而非洲学者侧重论述非洲推进内部冲突解决方案形成的路径。如加纳学者亨丽埃塔·门萨-邦苏(Henrietta Mensa-Bonsu)强调了摒弃西方影响、建立非洲学术话语的重要性。^④埃塞俄比亚学者比路克·科迪尔·穆罕默德(Biruk Kedir Mohammed)和南非学者胡赛因·所罗门(Hussein Solomon)都认为,“非洲问题非洲解决”的发展前景在于加强以非盟为主导的国家间谈判,同时不断完善次区域协调机制。^⑤

在国内研究方面,已有学者对非统或非盟冲突调解机制以及非洲国家和平安全理念变迁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但是对非洲国家如何探索内部冲突解决方案并不断加以改进完善的考察仍不多见。如周玉渊认为,非洲国家和平安全理念在不断变化,从“非洲问题非洲解决”到“以非洲

① George B. N. Ayittey, “The Somali Crisis: Time for an African Solution”, Cato Institute Policy Analysis, March 28, 1994, p. 1.

② Remofiloe Lobakeng, “African Solutions to African Problems: A Viable Solution towards a United, Prosperous and Peaceful Africa?”, Institute for Global Dialogue, October 2017, p. 1.

③ Terry M. Mays, “African Solutions to African Problems: The Changing Face of African Mandated Peace Operations”, *Journal of Conflict Studies*, 2003, 23 (1), pp. 106 – 125.

④ Henrietta Mensa-Bonsu, “‘African Solutions for African Problems’: Where Is the Research?”,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May 2018, p. 10.

⑤ 参见 Biruk Kedir Mohammed, “How the Concept of ‘African Solutions for African Problems’ Can Be Applied to Resolve the GERD Dispute”, *Ope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21, 11 (4), pp. 594 – 613; Hussein Solomon, “African Solutions to Africa’s Problems? African Approaches to Peac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Scientia Militaria: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Military Studies*, 2015, 43 (1), pp. 45 – 76.

为中心的安全范式”，再到当今的“完全责任”。^① 关培凤和路征远、雷芳考察了非统在解决内部冲突上的实践。^② 洪永红、方晓庆论述了非洲国家对于争端解决的国际法贡献。^③ 然而，国内对非洲国家如何探索“非洲问题非洲解决”的研究却远远不够。因此，本文拟从非洲内部冲突的本土实践出发，探究“非洲问题非洲解决”的渊源、内涵及面临的挑战。

一 “非洲问题非洲解决”理念的渊源流变

阿伊泰在提出“非洲问题非洲解决”时便指出，“非洲国家要想实现‘非洲问题非洲解决’，就必须秉承泛非主义精神，团结一致应对挑战，并从非洲复兴思想中汲取本土争端解决智慧”。^④ 由此可见，泛非主义精神和非洲复兴思想可视为“非洲问题非洲解决”的两大渊源。

（一）泛非主义对“非洲问题非洲解决”的塑造

泛非主义对非洲人民形成“非洲问题非洲解决”共识的影响可分为三个阶段：萌发期、探索期和形成期。萌发期与泛非主义兴起的时间相对应，这一时期的非洲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团结一致的重要性，呼吁消除散落世界各地以及非洲大陆本土非裔民众之间的隔阂。早在20世纪泛非主义运动兴起之初，黑人运动领袖马库斯·加维（Marcus Garvey）就曾提出“非洲人的非洲”（Africa for the Africans），呼吁散居世界各地的非裔群体要和非洲大陆本土民众团结起来，共同争取属于非洲人民的独立治理权。^⑤ 但

① 周玉渊：《非洲集体安全机制的进展与挑战——从非洲和平安全框架到“2020年消弭枪声计划”》，《云大地区研究》2020年第1期，第35页。

② 关培凤：《非统与非洲边界和领土争端解决析论》，《中国非洲研究评论》总第四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第115页；路征远、雷芳：《非统组织解决非洲内部争端问题探讨》，《理论建设》2009年第2期，第46页。

③ 洪永红、方晓庆：《试论非洲国家对国际法发展的贡献》，《西亚非洲》2022年第3期，第133页。

④ George B. N. Ayittey, *Africa Unchained: The Blueprint for Africa's Futu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 417.

⑤ Marcus Garvey, “Africa for the Africans”, *Excerpt from the Negro World*, 1922, 12 (10), <https://cpb-us-w2.wpmucdn.com/u.osu.edu/dist/1/3078/files/2012/06/Appendix-VII.pdf>. Accessed 2022-10-26.

是,这一时期的泛非主义运动并没有提出非洲人应该如何走向联合的具体方案,其反殖民主张也没有上升到价值观层面,没有明确要如何处理西方思想和非洲本土实践之间的矛盾。

探索期基本可对应为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泛非主义运动。这一时期的非洲国家普遍刚刚独立,面临着严峻的发展困难,而冷战的时代背景也使得非洲国家建设道路选择越发复杂。这一时期的很多非洲国家初代领导人非常推崇泛非主义,主张以邦联或联邦的形式建立“非洲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frica)。^①他们深刻意识到非洲普遍国小势微,必须联合起来才能防止“巴尔干化”(Balkanisation),最大化地发挥非洲民众团结的力量。泛非主义倡导者、加纳国父恩克鲁玛曾在其著作中指出,“长久以来非洲都是在用他者的声音说话,现在我呼吁非洲人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扬非洲人格(African Personality),用自己的声音说话,并发挥真正属于非洲的影响力”。^②肯尼亚著名学者阿里·阿拉明·马兹鲁伊(Ali Al'amin Mazrui)在其著作中也强调非洲国家应该一致反对外部国家干预,谋求大陆内部的争端解决方案。^③这一时期的泛非主义运动已经有了相当清晰的斗争目标和实现联合的具体方案,即建立“非洲合众国”。尽管从结果看这一时期的斗争目标并未达成,但是泛非主义所倡导的“非洲人民要联合起来”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反对外来势力特别是殖民残余干预非洲事务的主张也越发强烈。

冷战结束初期,随着阿伊泰正式提出“非洲问题非洲解决”,泛非主义对于这一构想的影响也进入了形成期。以阿伊泰为代表的非洲学者已经深刻意识到非洲各国内部的政治经济危机与非洲大陆的和平安全局势息息相关,如果一国政府无法或不愿解决冲突,其他非洲国家就应该形成有效的大陆内部干预机制,确保“非洲的问题是由非洲人站在非洲大陆的立场上解决的”。^④乌干达总统穆塞韦尼在其著作中指出,“对于他国内部的冲突,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会对这个大陆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安全局

① George B. N. Ayittey, “The United States of Africa: A Revisit”,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010 (632), pp. 86 – 102.

② Kwame Nkrumah, *I Speak Freedom*, London: Panaf Books, 1961, pp. 35 – 66.

③ Ali Al'amin Mazrui, *Towards a Pax Africana: A Study of Ideology and Ambition*, London: Weidenfeld & Nicholson, 1967, pp. 88 – 101.

④ Francis M. Deng et al., *Sovereignty as Responsibility: Conflict Management in Africa*, Washington, D. 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6, pp. 23 – 27.

势产生影响，所以应该联手做出及时有效的反应，同时要注意坚决摒弃外部势力的干预”。^①这一时期泛非主义对“非洲问题非洲解决”的借鉴价值已经相当明确，那就是要大陆内部团结一致、反对外部干预势力。

在泛非主义的影响下，“非洲问题非洲解决”深深扎根于非洲国家要团结一致的思想中。

（二）非洲复兴对“非洲问题非洲解决”的影响

如果说泛非主义使非洲国家形成团结一致、反对外部势力的普遍共识，为“非洲问题非洲解决”奠定了基础，那么，非洲复兴主要从协调非洲国家与西方世界和传统社会的关系方面为“非洲问题非洲解决”提供了实践路径。

这一思想最初是由塞内加尔历史学家谢赫·安塔·迪奥普（Cheikh Anta Diop）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的。^②他在其著作《迈向非洲复兴：论非洲文化发展，1946~1960》中写道，“现实表明非洲大陆一部分传统受到了欧洲的污染，但另一部分则完好无损，正是基于这样的复合情况，非洲大陆有必要掀起一场复兴运动”。^③

非洲复兴对于“非洲问题非洲解决”的贡献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非洲与西方的调试。非洲复兴思想的发扬者、南非前总统姆贝基曾指出，“文艺复兴是欧洲构建全球秩序、主导全球化的起点，非洲复兴也应该充分观照当前全球化趋势，积极融入国际秩序并力争做自身发展道路的主宰者”。^④这在实质上就体现了非洲复兴倡导者与西方价值的和解，既肯定了非洲在历史实践上并不比欧洲落后，完全有潜力实现自主发展，又提出了对于西方有益经验应该部分借鉴的主张，强调非洲复兴运动不能全盘照抄西方，要以本土经验为主导，挖掘非洲传统中的优秀经验。第二，传统与现代的兼容。南非的非洲复兴研究院（African

① Yoweri Kaguta Museveni, *What Is Africa's Proble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0, pp. 143 - 170.

② Leketi Makalela, Walter Sistrunk, "Review: C. A. Diop. *Towards the African Renaissance: Essays in African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1946 - 1960*", *New Afrikan Journal of Culture, Politics & Consciousness*, 2002, 1 (1), <https://www.africaknowledgeproject.org/index.php/proudflesh/article/view/243>. Accessed 2022 - 10 - 26.

③ Cheikh Anta Diop, *Towards the African Renaissance: Essays in African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1946 - 1960*, New Jersey: Red Sea Press, 2000, p. 34.

④ Thabo Mbeki, *Africa: The Time Has Come*, Johannesburg: Tafelberg Publishers, 1998, p. 241.

Renaissance Institute) 对非洲复兴这一概念做出了如下定义:“非洲复兴旨在推动本体观念的转变,以重建多元化的非洲传统价值观,倡导个人积极融入社区,与他人一道承担社会责任、掌握自身命运。”^① 很多非洲学者认为在这一定义中应特别关注“非洲传统价值观”,强调此处指的是仅存在于非洲的独特传统观念,因此非洲复兴必须与传统社会实践相结合。^② 还有人指出,非洲复兴要想取得像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成就,就要立足现实、观照历史,以推动非洲大陆发展为根本目标,兼容并蓄地吸收传统社会中的有益观念,为当前非洲大陆凝聚共识贡献力量。^③

作为“非洲问题非洲解决”理念产生的两大渊源,泛非主义与非洲复兴对于“非洲问题非洲解决”理念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泛非主义的本质是凝聚共识,实现非洲人的独立和联合;而非洲复兴的本质在于发展,且强调非洲国家与西方世界和传统社会的协调。受非洲复兴影响,如何借鉴西方世界和传统社会的有益经验解决当前内部冲突也是“非洲问题非洲解决”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另外,泛非主义与非洲复兴之间也有深厚的内在联系。没有泛非主义引领的“非洲复兴”无异于无根之木。因此,泛非主义和非洲复兴都反映了非洲国家在解决内部冲突中充分发挥自主性的强烈意愿,都突出了要警惕外部干预及任何形式的新殖民主义行为,这为推动非洲各国形成同质化的意识形态奠定了坚实基础。^④

二 “非洲问题非洲解决”理念的内涵及实践

受泛非主义和非洲复兴推动,围绕“非洲问题非洲解决”的理论和

-
- ① African Renaissance Institute, *The Amended Version of the Version, Mission and Objectives*, African Renaissance Institute, Sandton, South Africa, 2000, pp. 5 – 37.
 - ② Ngugi Wa Thiong’o, “The Allegory of the Cave: Language, Democracy, and a New World Order”, *Penpoints, Gunpoints, and Dreams: Towards a Critical Theory of the Arts and the State in Afric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71 – 101.
 - ③ Jose A. Cossa, “African Renaissance and Globalization: A Conceptual Analysis”, *Ufahamu*, 2009, 36 (1), <https://escholarship.org/content/qt8k7472tg/qt8k7472tg.pdf>. Accessed 2022 – 10 – 26.
 - ④ Lynda Iroulo, “Pan-Africanism and the African Renaissance through the APRM”, Policy Briefing No. 162, South Afric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7, <https://www.jstor.org/stable/resrep25940>. Accessed 2023 – 01 – 04.

实践研究越发丰富。曾担任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维和事务顾问的尼日利亚学者恩杜布伊斯·克里斯蒂安·阿尼 (Ndubuisi Christian Ani) 认为“非洲问题非洲解决”的核心内涵有三方面：非洲主导性、传统实践性和创新融合性。^①也即非洲问题要由非洲自身来主导解决，其解决方案既要借鉴非洲传统实践，也要吸纳非洲大陆外部的有益经验，使其融合成可行的本土方案。^②应该承认，阿尼对“非洲问题非洲解决”内涵的分析深刻揭示了这一理念的历史蕴意和现实关切，但却未能结合更加丰富的非洲国家实践，对“非洲问题非洲解决”的内涵进行更加全面、系统的论证，国内外相关的学术成果也相对稀少。本文立足于非洲国家的本土实践，力图对阿尼的观点做进一步阐释和补充。

(一) 非洲是解决非洲问题的主导者

2012年，非盟委员会主席让·平 (Jean Ping) 在非盟第十九届首脑会议上论及非盟计划对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马里进行军事干预时曾指出，最关键的问题是让非洲在争端解决中发挥领导和核心作用，因为非洲人最清楚自身问题所在以及如何解决问题。^③事实上，出于对国家独立和主权的珍视，非洲国家在独立之初就本能地主张在非洲范围内解决非洲事务。

最早也最能体现这一主张的莫过于对殖民遗留边界存废问题的态度。1964年7月，第一届非统首脑会议通过了《关于非洲国家之间边界争端的决议》，确立了解决非洲边界问题的三大原则，其中最核心的一点即在非统范围内解决非洲国家间的边界争端，根本上排斥外部势力介入非洲内部争端。^④这可以算作是非洲大陆对自己在非洲事务中核心主体地位的

① Ndubuisi Christian Ani, “Three Schools of Thought on ‘African Solutions to African Problems’”, *Journal of Black Studies*, 2018, 50 (2), pp. 135 – 155.

② Ndubuisi Christian Ani, “African Solutions to African Problems: Assessing the African Union’s Application of Endogenous Conflict Resolution Approaches”, 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 2016, pp. 137 – 192, https://researchspace.ukzn.ac.za/bitstream/handle/10413/13990/Ani_Ndubuisi_Christian_2016.pdf?sequence=1&isAllowed=y. Accessed 2023 – 01 – 06.

③ Jean Ping, “Intervention de SEM Jean Ping, Président de la Commission de l’Union africaine à ma 21^{ème} Session du Conseil exécutif”, Bureau du Président, Union Africaine, Addis Abeba, 12 juillet, 2012, https://au.int/sites/default/files/speeches/29417-sp-version_prononcee_discours_ouverture_conseil_executif.pdf. Accessed 2023 – 04 – 11.

④ “Resolution Adopted by the First Ordinary Session of the Assembly of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held in Cairo”, UAR, from 17 to 21 July 1964,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https://au.int/sites/default/files/decisions/9514-1964_ahg_res_1-24_i_e.pdf. Accessed 2023 – 04 – 11.

最早的公开宣示。20 世纪 70 年代中后期, 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因欧加登地区的主权归属爆发战争, 非统成立了八国调停委员会, 负责调停两国冲突。利比亚与乍得围绕奥祖地带的争端爆发后, 非统分别于 1977 年和 1984 年建立了利乍冲突特别委员会和六国和解委员会, 负责调停两国边界争端、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①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 非洲次区域行为体在解决内部冲突时也已经能够发挥较大作用, 如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 (ECOWAS) 对利比里亚内战的建设性介入。^② 1990 年 5 月 28 日, 西共体在冈比亚首都班珠尔召开了首脑会议, 会上各国决定成立一个由尼日利亚、冈比亚、加纳、马里和多哥组建的调解委员会。7 月 6 日, 调解委员会在会见冲突双方代表后, 提出了一项和平计划, 其中规定冲突双方立即停火、各国组建维和部队、建立利比里亚临时政府并在其境内举行公平选举。8 月 6 日, 调解委员会再次在班珠尔举行会议, 并成立了西共体停火监测小组 (ECOMOG)。这些举措都为 11 月 28 日冲突双方短暂停火提供了有利条件。联合国安理会第 788 号决议对西共体在恢复利比里亚和平中所做的努力给予了充分肯定。

尽管非洲区域和次区域行为体对大陆内部的诸多冲突进行了积极的干预, 但这种干预还没有体系化、机制化, 依然高度依赖联合国等外部力量, 甚至在卢旺达大屠杀和苏丹内战等重大事件中的干预未能成功。2002 年 7 月, 非盟成员国首脑一致通过了《关于建立非盟和平安全理事会的议定书》。根据此议定书, 非盟要组建“非洲待命部队” (African Standby Force, ASF) 以支持和平安全理事会维护大陆和平安全的职责, 这支部队也被视作非盟的维和部队, 负责执行和平理事会授权发起的维和任务。^③ 自此, 非洲大陆上的很多维和行动都是由非盟和次区域组织发起的, 很多行动联合国并未介入。以索马里内战为例, 尽管国际社会提供了一定支持, 但非洲区域组织和本土力量在解决内部冲突中的主导性质逐步突出。^④ 2007

① 关培凤;《非统与非洲边界和领土争端解决析论》,《中国非洲研究评论》总第四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第16页。

② W. Otuatye-Kodjoe, “Regional Organizations and the Resolution of Internal Conflict: The ECOWAS Intervention in Liberia”,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1994, 1 (3), pp. 261 – 302.

③ “Protocol Rela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eace and Security Council of the African Union”, African Union, <https://www.peaceau.org/uploads/psc-protocol-en.pdf>. Accessed 2023 – 04 – 11.

④ Bewuketu Dires Gardachew, “Keeping the Peace in Somalia: Are ‘African Solutions to African Problems’ Enough?”, *Research on Somalia and the Greater Horn of African Countries*, 2020, 7 (2), pp. 27 – 47.

年成立“非盟驻索马里特派团”(AMISOM),该特派团为索马里平民提供支持保护。2010年7月,非盟还提出对特派团行动任务做出调整,创造性地提出以“先发制人打击能力”(pre-emptive strike capability)对局势进行监测。特派团的努力取得了很大成效,对索马里和平进程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充分证明非洲有能力主导解决非洲内部冲突。

除了非洲区域和次区域组织的行动外,这一时期很多非洲国家开始积极联合起来,共同应对非洲大陆安全威胁。如由贝宁、喀麦隆、乍得、尼日尔和尼日利亚组成的旨在打击“博科圣地”的多国联合特遣部队(MNJTF),以及由布基纳法索、乍得、马里、毛里塔尼亚和尼日尔组成的旨在打击恐怖势力和跨国犯罪的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G5 Sahel Joint Force),等等。这些行动不仅为非洲国家联合部队如何更好地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发挥主导作用、协商调配军事和经费资源并与外部参与者建立协调合作关系提供了良好范本,也为非洲探索以自身为主导的“非洲问题非洲解决”模式提供了建设性路径。^①

总体而言,尽管受国际格局、非洲自身地位和内部问题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非洲大陆独立至今始终未能摆脱外部势力的影响,但追求非洲主导性的原则从来没有动摇过。随着非洲的发展及其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的提升,“非洲问题非洲解决”的实践将不断丰富,从而夯实非洲在解决自身内部冲突中的核心主体地位。

(二) 非洲问题的解决要借鉴传统经验和惯例

受非洲复兴影响,“非洲问题非洲解决”在实践层面呈现了鲜明的传统实践性,即强调充分考察非洲本土在冲突解决实践历史中形成的惯例或原则,并将这些传统经验作为实现“非洲问题非洲解决”的重要路径。

谚语和舞蹈在约鲁巴社会和一些西非国家的冲突解决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②在约鲁巴社会中,谚语被视作一种传达美德与教化的媒介。在

^① Marie Sand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G5 Sahel Joint Force and External Actors: A Discursive Interpreta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2022, 57 (1), pp. 71 – 90.

^② 参见 Adeyemi Adegaju, “Rhetoric in Conflict-Related Yoruba Proverbs: Guide to Constructive Conflict Resolution in Africa”, *African Study Monographs*, 2009, 30 (2), pp. 55 – 69; Jacqueline Lacroix, Reina Neufeldt, “Creative Alternatives to Western Styles of Conflict Resolution: The Potential of West African Dance”, Fall 2010, <https://dra.american.edu/islandora/object/1011capstones:206/datastream/PDF/view>. Accessed 2022 – 10 – 24.

调解冲突时,往往会由酋长或德高望重者出面将冲突双方召集起来,围坐在一起讲述一个寓言故事,并从中引出一句具有重要意义的谚语,来使双方意识到和解和宽容的重要性,从而化干戈为玉帛。^①此外,在古老的约鲁巴奥约王国时代,王位原则上是世袭制的。但如果有篡权者夺取了王位,无论这个新王与此前的王室有无血缘关系,王国内都会有长者出面组织双方跳舞以化解冲突,从而最大限度维护王国内部的和平稳定。^②时至今日,谚语和舞蹈依然在约鲁巴社会和一些西非国家内发挥化解冲突的关键效用。

“苦饮”(Mato Oput)在解决乌干达内乱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苦饮是乌干达北方部落的一种传统仪式,其字面意思为苦味的饮料,意指想要达成和解的人们在部落酋长或长老的见证下喝下用奥普特树叶子制成的苦味饮料,然后便相互原谅宽恕。^③这种和解传统的特色在于通过象征性仪式使冲突双方重新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但前提是有罪一方本人及其宗族愿意为所犯行为承担责任并有能力进行赔偿。上帝抵抗军(Lord's Resistance Army)是乌干达国内主要的反政府武装,自1987年组建以来一直在乌北部地区作乱,扰乱社会治安。乌政府自1993年开始对上帝抵抗军进行清剿,双方交火长达十余年。联合国和区域组织都曾反复进行干预或调解,但始终未能取得理想结果。冲突双方造成该区域近200万人流离失所,约10万人死亡,8名联合国维和人员也在执行任务时丧生。2007年7月,在漫长的协商谈判后,双方和谈意愿越发强烈,一致决定在受冲突影响社区适用包括苦饮在内的传统司法机制,并将这些机制作为习惯性问责进程的重要部分,最终双方于7月16日在苏丹(现南苏丹)朱巴签订了《问责与和解协定》。苦饮等司法机制在乌干达全境和解中的积极效用证明了传统机制和经验的妥善引入有助于非洲国家解决自身冲突。乌干达常驻联合国代表弗朗西斯·K.布塔吉拉(Francis K. Butagira)在给安理

① James Bode Agbaje, "Proverbs: A Strategy for Resolving Conflict in Yoruba Society", *Journal of African Cultural Studies*, 2002, 15 (2), pp. 237 - 243.

② Anthony Okion Ojigbo, "La résolution des conflits dans le système politique traditionnel des Yoruba", *Cahiers d'études africaines*, 1973 (13), pp. 275 - 292.

③ Tony Karbo, Martha Mutisi,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Post-Conflict Reconstruction: Transforming Mindsets: The Case of the Gacaca in Rwanda", Paper Prepared for the UNDP/BCPR Ad Hoc Expert Group Meeting on Lessons Learned in Post-Conflict State Capacity: Reconstructing Governanc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Capacities in Post-Conflict Societies Accra, Ghana, October 2 - 4, 2008, pp. 36 - 54.

会轮值主席的信件中高度肯定了苦饮的效用，并认为在解决冲突、促进和解上有必要采纳非洲内部的一些习惯做法。^①

一些非洲学者也指出，现代审判体系虽然看似伸张了正义，但其本质是一种基于法律的“报复行为”，如果在乌干达国内普遍推行现代审判惩罚制度，那么国内各族间的怨恨将会无休无止。而苦饮等机制的引入使冲突以双方都能接受的公正、和平、持久的方式得到了解决，由此推动了民众的宽容和解，这才是最符合倡导国家内部冲突和平解决、实现地区长久和平安宁的路径。^② 由苦饮在乌干达内战中的适用性可以看出，注重调解、强调部落酋长的作用和倡导宽容是非洲传统的争端解决方案或经验的一大特征，非洲本土化的冲突解决方案中应将有益的传统经验或惯例积极纳入其中。

此外，非盟智者小组（The Panel of the Wise）的设立也凸显了传统经验在解决非洲内部冲突中的重要价值。2007年12月，非盟依据《关于建立非盟和平安全理事会的议定书》第11条成立了第一个智者小组。该小组由5人组成，均是“为非洲大陆和平、安全和发展事业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来自社会各界的德高望重人士”，其主要职责是在预防和解决冲突方面为和平安全理事会提供咨询意见。^③ 智者小组的创设灵感源于非洲传统社会部落酋长和长老在调解冲突矛盾上的重要作用，小组成员的选拔标准之一为“德高望重”，依照非洲传统观念小组成员往往便是族群内部的长者或位高者。第一个智者小组成立后不久便向已深陷内战泥淖三年之久的中非共和国派遣了第一支特派团。这支特派团系统评估了中非国内政治局势以及开展包容性政治对话的筹备工作，并与国内各政党、工会、民间组织及外国使团进行了一系列磋商。时任中非共和国总统弗朗索瓦·博齐泽·扬古翁达（François Bozizé Yangouvonda）特授予智者小组与反对派武装磋商的权限，智者小组在与反对派磋商后向博齐泽提交了一

-
- ① Francis K. Butagira, “Letter Dated 16 July 2007 from th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Uganda to the United Nations Addressed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S/2007/435,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July 17, 2007, <https://documents-dds-ny.un.org/doc/UNDOC/GEN/N07/429/81/IMG/N0742981.pdf?OpenElement>. Accessed 2022-11-24.
- ② Barney Afako, “Reconciliation and Justice: ‘Mato Oput’ and the Amnesty Act”, May 2022, https://re-services-assets.s3.eu-west-1.amazonaws.com/s3fs-public/accord%2011_13Reconciliation%20and%20justice_2002_ENG.pdf. Accessed 2022-10-24.
- ③ João Gomes Porto, Kapinga Yvette Ngandu, *The African Union’s Panel of the Wise: A Concise History*, Durban: ACCORD, 2015, pp. 21-40.

份报告,建议他组织一次全国性对话。正是在智者小组积极努力下促成的这次对话使得内战双方达成了和解,在一段时间内维护了中非共和国的和平。

从上述案例和阐述中不难看出,传统经验、传统机制或惯例有着深厚的本土民意基础,倡导冲突双方和解的宗旨也有利于冲突区域的长久和平,值得非洲人从“传统”中汲取灵感、探索出真正“非洲人提出、非洲人主导”适合非洲大陆的争端解决机制。^①

(三) 非洲问题的解决方案应有开放性和包容性

有非洲学者认为,尽管非洲各国通过推翻殖民统治获得了国家独立,但在国家建设中依然普遍沿袭了殖民时代的规章制度,同时又保留了大量的习惯法和传统实践,这种杂糅的现状造就了非洲大陆争端解决机制的融合性质。^②客观上,强调“非洲问题非洲解决”并非盲目排外,而是在明确非洲主导、重视传统的同时对吸纳外部优秀经验持开放态度。因为文明可以互鉴,将国际普遍认可的做法与非洲传统实践融合,对形成更适合非洲当前发展情况的创新性冲突解决机制不无裨益。

以非盟为例,其架构既与联合国、欧盟等国际和区域组织有高度相似之处,又体现出一些鲜明的非洲本土特色。非盟承袭了联合国框架下各委员会、法院和大会等的机制,还特别借鉴了联合国安理会,专门设置了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作为综合安全体系中的关键支柱,并将该理事会定性为非盟预防、管理和解决冲突的常设决策机构。根据《非洲联盟组织法》第4条,其职责包括冲突的预防和解决、向非盟大会提出干预建议并为实施和平任务授权和对违宪政府实施制裁等。^③但由于非盟的运作高度依赖各次区域经济共同体的协同,非洲各次区域组织也对非盟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由此可见,非盟的架构本身就突出了对外来优秀经验和本土特色情况的融合。

而在吸纳国际普遍做法方面,非盟借鉴了联合国的非冷漠原则,在

① Adeyinka Theresa Ajayi, Lateef Oluwafemi Buhari, “Methods of Conflict Resolution in African Traditional Society”, *African Research Review*, 2014, 8 (2), pp. 138 - 157.

② Mneesha Ilanya Gelleman, “Powerful Cultures: Indigenous and Western Conflict Resolution Process in Cambodian Peacebuilding”, *Journal of Peace Conflict & Development*, 2007 (11), pp. 25 - 26.

③ Constitutive Act of the African Union, <https://wipolex.wipo.int/zh/text/173361>. Accessed 2022 - 11 - 24.

《非洲联盟组织法》第4条第h款和第j款中明确在出现侵犯人权、种族灭绝、战争罪以及对和平安全构成威胁等行为时授予非盟干预成员国内部事务的权力；在融合传统实践方面，非盟创造性地建立了非洲和平与安全架构（APSA），形成了以和平与安全理事会（PSC）、智者小组、大陆预警系统（CEWS）、非洲待命部队以及和平基金为支柱的综合安全体系。这一体系亦体现了国际普遍做法与非洲本土实践的融合。而体系中的智者小组又充分体现了非盟对于本土实践的传承，强调了非洲国家对于“酋长调节斡旋”传统的尊重。

需要认识到，阿尼在提出三点核心内涵时并未明确强调其中的关联性，但从上文所述非洲本土实践来看，这三点内涵是一体三面的关系，绝不能孤立、机械地进行分析解读。由此可以得出，实现“非洲问题非洲解决”一定要尊重非洲的主导作用，在充分借鉴传统经验和惯例的基础上，开放包容地吸纳外部有益实践。

三 “非洲问题非洲解决”理念与实践所面临的挑战

尽管非洲国家普遍追求“非洲问题非洲解决”，即在坚定非洲发挥主导作用的基础上，充分借鉴西方经验和传统社会中的习惯做法，团结协商，倡导和解，然而其深入发展也面临两点明显的挑战。

首先，非洲传统制度对于当前争端解决实践的影响存在两面性。尽管传统习俗在非洲冲突解决实践中接受度较高，但是在解决当前冲突时也存在显著局限性，集中体现为地域限制和惩戒机制不足。从地域看，非洲传统社会中形成的冲突解决习俗主要是以地区、部落为单位的，而现代非洲国家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者依据地理标识强行划分的，这就导致族裔网络与国家边界并不适配，不同部落的习俗之间也可能存在差异甚至冲突。

美国学者I. 威廉·扎特曼（I. William Zartman）指出，非洲冲突仲裁和调解的成效高度依赖本部酋长或长老的威信，某一部族的人不会同意外族首领介入争端，但超出该部落或者几个部落间的冲突往往很难通过长老间的谈判协调和平解决。^① 已故尼日利亚著名学者奥卢菲米·巴米

^① I. William Zartman, *Traditional Cures for Modern Conflicts: African Conflict “Medicine”*, Boulder: Lynne Reiner Publisher, 1999, p. 3.

格博耶加·奥拉奥巴 (Olufemi Bamigboye Olaoba) 也曾以约鲁巴社会文化为例, 强调约鲁巴部落长老和尊者对部族冲突拥有崇高裁决权, 部族内部的人几乎只信服他们的调解箴言。^① 这显然降低了冲突各方达成和解的效率, 严重时还会激化冲突。从惩戒机制看, 非洲传统社会并不主张对犯人执行惩戒措施, 相反还大力推动赦免与和解。非洲学者昂玮·弗里德 (Onwe Friday) 和埃泽·奥格博尼亚·埃泽 (Eze Ogbonnia Eze) 以尼日利亚为例考察了非洲传统社会的犯罪惩处机制, 指出罚款赔偿、罪孽净化仪式、公众嘲讽、化妆和戴面具、关禁闭以及放逐为最主要的惩戒方式, 死刑的适用条件相当苛刻, 往往是犯下诸多命案或与首领妻子通奸的罪犯才会被斩首。^② 由此可见, 非洲传统观念更为重视从道德层面对罪犯加以规诫, 发生冲突后首先做的是恢复秩序, “净化”肇事者的心灵使其重新融入社会。这样一来就助长了有罪不罚现象, 因为道德规诫很多时候并不能对争端中有罪一方构成实质约束和惩戒。

其次, 非洲维和的执行者在进行干预行动时的利益考量常常并不一致, 从而引发非洲内部分歧, 降低了安全治理成效。以 2006 年索马里内乱为例, 当年 6 月, 索马里境内宗教武装“伊斯兰法庭联盟”(ICU) 击溃了非宗教性武装“恢复和平与反恐联盟”(ARPCT), 并占领了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这一事件使索马里内部安全形势急剧恶化, 引起了非盟、东非政府间发展组织“伊加特”(IGAD) 及以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为首的索马里邻国的高度重视和警惕, 但这些相关方对于索马里局势都有着自身利益考量。非盟有意主导索马里冲突解决进程, 但因其成员国众多, 各方谋求共识以致谈判时间较长, 此外还要和联合国安理会进行协调, 致使非盟直到 2007 年 1 月 19 日才通过了成立非盟驻索马里特派团的决议。^③ 而伊加特组织在 2006 年 9 月发表公报, 其中明确指出谋求

① Olufemi Bamigboye Olaoba, *An Introduction to African Legal Culture*, Ibadan: Hope Publications, 2002, p. 15.

② Onwe Friday, Eze Ogbonnia Eze, “Crime Control in Traditional African Societies: A Review of Crime Control in Niger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cademic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2019, 3 (4), pp. 34 - 35.

③ “Communiqué of the 69th Meeting of the Peace and Security Council”, AU, PSC/PR/Comm (LXIX), January 19, 2007, <https://www.peaceau.org/uploads/communiqueng-69th.pdf>. Accessed 2023 - 04 - 14.

索马里问题在伊加特五国（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索马里、苏丹和乌干达）框架下得到解决。^① 埃塞俄比亚是以基督教徒为主体的国家，并不乐见伊斯兰教在邻国索马里壮大起来。而厄立特里亚与埃塞俄比亚长期以来关系紧张且双方存在边界争端，所以厄立特里亚强烈反对埃塞俄比亚介入索马里局势。各方在协商谈判过程中的尖锐分歧严重影响了及时、妥善地应对索马里内乱，也暴露了非洲内部分歧对非洲安全治理的消极影响。

2010 年底，因科特迪瓦总统巴博不接受败选结果，该国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和社会危机，非盟、西共体以及部分非洲国家均对此做出了反应，但各方立场存在显著差异。西共体在当年 12 月 24 日发表声明坚决要求巴博“立即以和平方式进行权力移交”，如果其拒不执行，将“只能采取其他措施包括合法使用武力等实现科特迪瓦人民的目标”。^② 非盟起初称“需要时间审查危机并提出具体建议”，委托毛里塔尼亚、南非、乍得、布基纳法索和坦桑尼亚五国元首进行选举结果审查，并指派了 20 名专家在次年 2 月初抵达科特迪瓦与竞选双方巴博和瓦塔拉进行会面。3 月，非盟委员会主席让·平表示，当前目标是“要让瓦塔拉能够行使权力，应该通过对话而不是武力达成目标”。^③ 几天后，西共体委员会主席维克多·贝霍（Victor Gbeho）称“对非盟处理科特迪瓦危机的方式表示失望”，“这使我们的内部团结受到侵蚀”，此外他还指责了南非向科特迪瓦派遣军舰的行为。^④ 而加纳总统约翰·阿塔·米尔斯（John Atta Mills）早在 1 月就表示本国军队已经捉襟见肘，且科特迪瓦国内有大量加纳侨民，

① “Communiqué Issued by the Extra-Ordinary Summit of IGAD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on Somalia”, IGAD, September 5, 2006, <https://reliefweb.int/report/somalia/communique-C3%A9-issued-extra-ordinary-summit-igad-heads-state-and-government-somalia>. Accessed 2023 - 04 - 15.

② “Extraordinary Session of the Authority of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on Côte d’Ivoire”, ECOWAS Commission, December 24, 2010, p. 3, <https://ecowas.int/wp-content/uploads/2022/08/2010-24-december-Extra.pdf>. Accessed 2023 - 04 - 14.

③ “Le président de l’UA, Jean Ping, en Côte d’Ivoire porteur d’un message à Gbagbo et Ouattara”, RFI, Mars 11, 2011, <https://www.rfi.fr/fr/afrique/20110305-jean-ping-cote-ivoire-porteur-message-gbagbo-ouattara>. Accessed 2023 - 04 - 15.

④ “Côte d’Ivoire : le chef de la Cédéao critique les tentatives de compromis avec Gbagbo”, Virgule, Mars 14, 2011, <https://www.wort.lu/fr/international/cote-d-ivoire-le-chef-de-la-cedeao-critique-les-tentatives-de-compromis-avec-gbagbo-4f6101a3e4b02f5ce8fb6500>. Accessed 2023 - 04 - 15.

所以加方不会在科特迪瓦内政问题上选边站队,也绝不参与任何向科特迪瓦部署安全力量的行动。^①各方各执己见,难以决断,导致科特迪瓦迟迟难以结束内乱纷争、恢复秩序。显然,在应对地区冲突和地区危机时,非盟、次区域组织和非洲各相关利益国之间对危机的性质、应对的方案、各种利益的考量和平衡常会出现分歧甚至对立,如缺乏足够的外交智慧和平衡各方的领袖人物,就极有可能出现无力应对危机甚至适得其反的结果。

由此可见,这两大挑战严重制约着非洲国家内部冲突本土化解决实践的发展,要想寻求其应对策略,还需非洲国家进一步协商探索,才能真正实现“非洲问题非洲解决”。

结 语

“非洲问题非洲解决”是非洲国家在探索内部冲突本土化解决方案时所提出的重要主张。其丰富的实践案例充分表明了,它早已从阿伊泰所提出的一个概念逐步落实为非洲国家在解决内部冲突时的共同实践。非盟在重要的纲领性文件《2063 年愿景:我们想要的非洲》中明确指出,未来非洲国家要在发扬民族自决、国家独立和大陆团结精神的基础上实现包容性和可持续发展,这就为“非洲问题非洲解决”指明了光明前景。^②“非洲问题非洲解决”所承载的不仅是解决内部冲突的非洲本土化方案,更是一种倡导和平发展、推进多极化进程的“非洲智慧”。

【责任编辑】宁彧

^① “Ghana Neutral on Ivory Coast, Opposes Force: President, Reuters”, January 7, 2011,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ivorycoast-idUSTRE6BU1ZX20110107>. Accessed 2023 - 04 - 15.

^② “Agenda 2063: The Africa We Want”, <https://au.int/en/agenda2063/overview>. Accessed 2022 - 11 - 24.

Table of Contents & Abstracts

The Evolution of “African Solutions to African Problems” and Its Indigenous Approach

Guan Peifeng, Sun Xiaohan / 3

Abstract: Since African countries gained independence, the issue of peace and security has always been the biggest obstacle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ries, and countries are also constantly exploring local solutions to internal conflicts in practice. In this context, the concept of “African solutions to African problems” came into being. Influenced by the ideas of Pan-Africanism and African Renaissance, “African solutions to African problems” highlighted Africa’s strong desire to play a leading role in resolving internal conflicts, and its connotation is constantly clarified in practice. Although this concept still faces many challenges at the practical level, with the continuous enrichment of relevant cases, the African continent has shown more and more distinct indigenous propositions in resolving internal conflicts.

Keywords: African Solutions to African Problems; Pan-Africanism; Africa Renaissance

Social and Historical Origins of State Fragility: A Case Study o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Yan Jian / 19

Abstract: The state failure wave in Africa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brought the problem of state fragility to the fore, which had long been hidden behind the facade of equal sovereignty of states. By taking the “state in society”